



乌蒙映朝晖

0.2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农业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备战、备荒、为人民。

农业学大寨

乌 蒙 映 朝 晖

——赫章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前进

师钟 郑今 赤立

贵州 人民出版社 农业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 印张 60 千字
1976 年 1 月第 1 版 197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统一书号 3144·120 定价 0.22 元

F320.2
145
3

烏 蒙 映 朝 暉

——赫章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上前进

师钟 郑今 赤立

2202/18

贵州人民出版社 农业出版社



A 448237

目 录

前言	1
一、抓住根本学大寨	6
二、建设革命化的基层领导班子	30
三、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43
四、认识自然 改造自然	56
五、各行各业支援农业	70
六、团结战斗	80
结束语	89

前 言

一九七〇年九月,《人民日报》社论《农业学大寨》指出:
“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地处高寒山区的贵州省赫章县用生动的事实肯定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赫章县位于乌蒙山东北,是个高寒山区,居住着汉、苗、彝、回、布依等十多个少数民族。这里石峰如林,层峦迭嶂,大多数地方都在海拔一千八百多米到二千九百米之间。六十万亩耕地,百分之八十“挂”在高山陡坡上,人称“天上放牛羊,云里种庄稼”,且多是瘠薄的酸性土壤。年平均气温十三点五度,日温差有时竟达二十五度以上。常年降雨量为八百毫米,但分布不匀,经常出现春旱、夏涝、秋绵雨,日照率年平均只有百分之三十二,无霜期为一百二十天至一百五十天,局部地区只有一百天。土多田少,水稻仅占百分之五,苞谷地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洋芋、荞子等杂粮,是个“山高水冷土瘦薄,气候无常灾害多,雾大峪深日照短,种一坡来收一箩”的贫瘠山区。

解放前,在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土司的残酷统治下,赫章是一座人间地狱。耕作粗放,生产水平很低,“洋芋只有雀蛋大,耗子跪着吃苞谷”,被称为“苦荞粑之乡”。劳动

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民谣：“粗糠野菜当食粮，棕片麻线作衣穿，逃荒要饭卖儿女，除夕晚上无口粮”，正是对黑暗的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九三五年，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乌蒙山区，赫章各族劳动人民含着热泪迎亲人。不少穷苦人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踏上了革命的万里征途。在赫章境内的七星关、以则河一带，军民配合，奋勇出击，击溃了尾追的匪军，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红军为赫章人民留下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一九五〇年，赫章解放了！经过土地改革，全县粮食总产由原来的六千万斤增加到八千万斤，实现农业合作化后，又上升到一亿斤。可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使赫章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全县粮食总产一直在一亿斤上下徘徊，粮食长期不能自给。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农业学大寨运动扫清了障碍。一九七〇年，赫章新县委建立后，他们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端正路线，明确方向，提高学大寨的自觉性，县委带领全县三十六万人民，认真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深入开展批修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资本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巩固，广大干部、社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空前提高，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大发扬，迅速地改变着赫章贫穷落后的面貌。他们以大寨为榜样，以“人定胜天”的英雄气概，大批促大干，进行了一场重新安排赫章山河的人民战争。从

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四年，全县投工二千九百多万个，砌石墙、石堤、石坝一百三十多万里；初步治理了河、沟九百多处，建成水利工程九十五项，改善和增加灌溉面积一万一千多亩；建成水平梯田七万四千多亩，改良了酸性土壤十五万六千多亩，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迅速的改善，为夺取农业丰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粮食产量每年以两千万斤的速度递增。一九七三年粮食总产达到二亿零三百万斤，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八十五，为解放初期的两倍多。一九七〇年前的十八年，全县粮食增产不过四千万斤，而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三年，就净增粮食八千万斤。继一九七〇年摘掉缺粮县帽子以后，全县连续四年超额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集体储备粮达一千四百多万斤，集体经济进一步巩固，社员生活也不断改善。一九七四年赫章人民又战胜罕见的多雨低温、洪、雹、风灾，粮食总产仍比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五。

随着粮食的不断增产，林、牧、副业都有较大的发展。全县有林面积达四十九万多亩，大小牲畜达到三十七万八千多头，其中猪存栏头数达十七万多头，比一九六九年增加百分之六十，平均每户两头多。核桃、烤烟、药材等经济作物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农业的发展，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逐步改变着人背、马驮、手推磨的状况，腾出了大批劳动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

全县九十多个公社都建立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队伍活跃

在防病治病第一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分期分批参加劳动，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正在形成，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并显示愈来愈强大的生命力。

工交、财贸、文教各项事业都有新发展。

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几年来，赫章县委领导全县农业学大寨有些什么经验呢？

农业学大寨，根本在路线。赫章县委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大寨，是在农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榜样，是在农村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的典型。几年来，赫章县委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无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还是错误路线的干扰，他们都敢于斗争和抵制，从根本上保证了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

路线是根本，关键在领导。几年来，赫章县委认真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巩固和加强县委“一班人”的团结。他们处处以大局为重，在路线上齐心，在工作上合力，做到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五统一”，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县委成为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坚强指挥部。

革命的事业，是群众自己的事业，赫章县委认真抓好基层领导班子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树立贫下中农在农村中的绝对优势，不断地向农民进行生动活泼的路线教育，使广大农民看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知

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大干苦干，为社会主义艰苦创业。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实践中，干部认识了群众的力量，群众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小农思想不断破除，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发扬，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前进。

赫章这几年的变化，再一次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高寒贫瘠、自然条件差的县，只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加强党对农业的领导，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学大寨，坚持大干苦干，在四、五年时间内，使农业生产条件来一个较大的改变，打一个农业翻身仗，是完全做得到的。

一、抓住根本学大寨

几年来，赫章学大寨、赶昔阳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认真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赫章县委为了解决全县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积极带领全县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认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在全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

从路线上找原因

赫章县委领导农业学大寨运动，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正如赫章县的同志所说的：“十年前，毛主席就发表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可是，在一九七〇年以前的六年时间内，赫章学大寨运动没有全面开展起来。为什么一九七〇年以后的几年中，能够迅速地全面开展又成效显著呢？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提高了县委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学大寨的自觉性。”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

反映了我国农村发展的历史潮流，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道路。赫章山区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对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闻风而动，积极响应，决心走大寨道路，很快出现了以中坪公社拖街生产队为代表的一批学大寨的先进单位。

拖街，听起来好象是条街，其实，这里是个海拔一千九百多米的黄泥巴梁子，是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被人当“穷包袱”从邻队分出来的一个生产队。学大寨以前，拖街只有十三户人家，二十五个劳动力，三头老牛，两匹瘦马，十多只羊，肥料不足，农具不全，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吃粮靠回销，用钱靠贷款，穿衣靠救济。”阶级敌人趁机破坏，煽动分掉集体牲畜，毁林开荒，侵占集体土地；资本主义倾向严重，人心七股八岔。有手艺的背上工具到城里找工作，个别干部和社员想搬到外地，另找“出路”。

“出路”究竟在哪里？

这是拖街人人关心的问题。

就在这时候，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刚从大寨参观回来的公社负责同志，在三级干部会上介绍了大寨的经验。共产党员，生产队长李崇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越听心越明，越想越有劲。一散会，他就急急忙忙赶回队里，连夜召开干部会研究如何学大寨。从此，李崇斌又组织全队社员反复学习毛主席“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教导和大寨经验。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强劲东风，揭露和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收回被私人侵占了的土地和牲畜，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

坚定地说：“不怕人穷，就怕志短，不怕山高，就怕脚软。沿着大寨道路走，不怕穷困面貌不改变”。在李崇斌的带动下，全队男女社员抓革命，促生产，劈山开石，挖煤烧石灰、改良酸性土壤，一个冬春，挖煤二十八万斤，烧石灰八十三万斤，改良酸性土壤六十亩，建造梯田五十六亩。一九六五年，粮食产量增到四万九千多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比一九六四年增产百分之四十五点七，第一次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有了储备粮，社员增加了收入，摘掉了“三靠队”的帽子。

拖街的贫下中农尝到了学大寨的甜头，找到了真正的出路，更加坚信了农业学大寨是条革命路、胜利路、幸福路。他们决心继续革命，把拖街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

那时，象拖街这样学大寨，行动快，见效快的单位，在全县各地纷纷涌现出来。如青山区平子公社的小和平生产队，野马川区毛栗公社的大寨生产队和大田公社的新营生产大队，古达区古达公社的下寨生产队、拖街所在的中坪公社的红岩生产队等等。

可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有人把大寨当作生产典型，说什么：“大寨的办法不是唯一的，用其它办法也可以把农业搞上去”。当时县委领导班子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把学不学大寨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因此，没有认真总结拖街等先进单位学大寨的经验。全县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迟迟开展不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对原县委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以

后，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先后组织三百多名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决心带领群众学大寨。

安嘟公社海营大队和拖街一样，过去，也是一个十分穷困的地方。全大队一千一百亩耕地，分布在一冲两面坡上，水土流失严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土越种越少，石头却越来越多，亩收百把斤粮食还算是好年景，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九六九年初，大队党支部书记韩甲良去大寨参观回到海营之后，积极向社员群众宣传大寨人一心奔社会主义战天斗地、由穷变富的英雄事迹，团结全队干部和贫下中农，狠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倾向，纠正了劳动力外流和副业单干的错误，当年夺得农业大丰收，除了卖给国家余粮一万斤，还留了两万斤储备粮。就在这一年，海营学大寨的带头人韩甲良光荣地被选为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代表，在首都北京幸福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海营的社员和干部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海营学大寨，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批二干三带头”，坚持先治坡、后治窝，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同韩甲良一起去大寨参观回来的一些干部，也象韩甲良这样，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伟大七十年代的第一个秋天，大寨红旗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强劲东风高高飘扬，在这个新形势下，我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对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了“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的问题。当时，赫章正在筹建新县委，全县人民希望新县委建立以后，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好好带领全县共产党员、

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举旗抓纲学大寨，加快步伐赶昔阳。

赫章新县委建立之后，组织了五百多人次的调查组，对全县半数以上的公社和一部分大队、生产队学大寨的情况进行调查。县委的负责同志先后到拖街、海营等单位，总结他们学大寨的先进经验。随后，县委又在学大寨成效最显著的拖街召开了县委全体会议。县委委员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回顾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赫章学大寨的情况，讲党的基本路线，比大寨，找差距，对照拖街想全县，从路线上找原因，从思想上挖根子，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他们认识到：学不学大寨，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在农村要不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全县不能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路线没端正，县委领导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缺乏明确的认识，对农业学大寨的伟大意义认识不足，就生产抓生产。过去也一般的宣传农业学大寨，由于没有抓住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个纲，结果是工作辛辛苦苦，学大寨没有上路。不是群众不愿学，而是领导不自觉。只认为“顶住单干风，坚持集体化，就算不错了。”没有把学大寨从农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来认识。

二是受“条件论”的影响，屈服于自然界的压力，看不清人和自然的关系，看不到群众征服大自然的伟大力量，总认为“赫章山穷水恶，要变办法不多”，缺乏艰苦奋斗创业的雄心壮志，对群众学大寨的经验等闲视之。

大家说，赫章长期缺粮落后，不是人不勤，不是地不产，只怪学大寨学晚了！山靠人变，人靠路线，只要路线正确人心齐，山高土瘦可以改，灾多可以抗，白纸上定能绘出最新最美的画图。一些在赫章工作一、二十年的同志，思想震动很大。他们说：“赫章是当年红军浴血战斗过的地方，人民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学大寨又有了本地的先进典型，只要充分发挥全县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用大寨精神学大寨，用昔阳经验赶昔阳，就能把赫章建成大寨式的县。”这次会议，县委作出了“远学大寨，近学拖街”的决定。随后，县委分期分批地组织各区、社、队三千多名干部和积极分子到拖街参观学习，大造学大寨、赶昔阳的舆论，为全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打开了局面。

开展革命大批判

赫章农业学大寨是顶着阶级斗争的风浪上来的。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阶级敌人的破坏，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影响，阻碍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开展。在赫章县学大寨群众运动蓬勃向前发展的时候。阶级敌人的活动更加猖狂。有的整死集体耕牛；有的攻击“学大寨就是苦磨人”、“学大寨是干部想扛红旗”，挑拨干群关系；有的还扬言要向坚决走大寨道路的干部“开刀”。他们把学大寨群众运动视为洪水猛兽，恨得要死，怕得要命。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有人说什么“学大寨冲击了斗、批、改”，应刹车让路，企图扼杀轰轰烈烈的学

大寨群众运动，一些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反对学大寨，说什么“学大寨是花工大，得钱少”，“多把买卖跑，生活自然好。”

面对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赫章县委“一班人”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学大寨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各种错误思想斗，否则，学大寨就是一句空话。农业学大寨和斗、批、改都是要进一步解决农村的方向道路问题。它们是一致的，决不是什么互相“冲击”。县委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狠批错误思潮，学习昔阳县委抓紧斗、批、改，把大寨经验由点到面推开的经验。赫章县委在一九七〇年和一九七一年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分别带领由解放军、革命干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阶级斗争第一线，发动群众大揭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把开展“一打三反”与解决农村方向道路问题结合起来。在运动中，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集中力量狠狠打击一小撮现行反革命分子。经过群众检举揭发，挖出了隐藏多年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揭发、查证、落实了大量政治案件和经济案件，追回和没收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脏物脏款。全县各级党组织、革委会，组织群众用“一打三反”运动揭发的大量阶级斗争事实，狠批刘少奇、林彪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修正主义黑货，批判“农业不用管，